

一凡不凡

张连起

引子

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做两件事，一是用执业获得生活的基础，一是用写作获得生存的理由。环顾当下会计学界和业界，不免为“世事喧嚣，思想稀薄”而怅惘。没有趣味的职业生涯，如同没有放盐的菜肴。

总要给“寡淡”的生涯加点盐吧。于是，我注意搜寻同行中有趣的人、有故事的人、有思想的人，一有机会，便加以推介。比如，有个叫“金十七”的人，写了一本叫《让数字说话——审计，就这么简单》的书，我读后欣喜而欣慰，遂乐之为序。也有遗憾的时候，去年冬日的一天，驾车行进在长安街上，手机响了，来自黑龙江的声音告诉我，那个喜爱我的文章，并且常常写信给我的退休老会计，走了。风打车窗，草木凄迷。顿时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淌。哎，怎么就没给老人“画”个文字肖像呢。

就这么想着，一下子想到了一凡兄——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。依稀记得，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我认得一个也叫一凡的老兄，“今天派”诗歌的文化奇人。莫非叫“一凡”的都有不凡的经历？

此时，窗外分明是人间四月天，我开始为万里之外的一凡兄勾勒“画像”。

从潜水者到浮出水面

一凡兄姓汪，厦门大学会计系副教授。1951年出生的一凡兄，1984年以初中二年级学历一个猛子“潜”入厦门大学攻读会计学硕士，一时水花四溅，此一奇也；1987留校任教至今，不申请当研究生导师，不申请正教授职称，矢志向学，别无旁骛，此二奇也；临近花甲之年，一系列严肃而有趣的力作逶迤而出——《改良现代会计方案：科学化的探索》、《恍然大悟会计丛书》四本，让人“咄当”一声发现，原来会计还有这么多秘辛，原来会计还可以这样学，刷新了内地学人厚积薄发的新记录，此三奇也。

我与一凡兄只一面之交，但似乎神交久矣。听说圈内朋友都亲切地叫他“老汪”，不知道我这样径直称兄，“老汪”同意否？那年夏天，我驱车到一凡兄旅居居住的老式楼房，与他做了一次时间不长的对谈。窃以为，引为同类者往往不需要借助语言，而需要借助味道。稍稍一闻，我从一凡兄身上嗅到了敦厚的爽直，淡定的坚守，从容的自信，思考的快意。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。毕竟，一凡兄是有故事的人，他登高望远，洞悉会计，妙语既出，电光石火……我们就这样气味相投，如魏晋人般视为知己。

20多年来，一凡兄自甘“潜水者”，早年从自动数据处理的角度切入会计研究，虽然也偶尔“冒一下泡”，但更多时候，奉行自我边缘化立场，默默抵近心中矗立的标杆。这就好像锦衣夜行，寂寞而庄重。

“到了浮出水面的时候了。”一凡兄自信满满。他有意识地排斥“空对空”研究，而注重在构建理论的同时，融入验证式实践。“这种研究方式是‘空对地’，既有理论高度，又能落地生根。”为此，他悉心耕耘起那片软件公司的“试验田”。

会计界做错了什么

会计，自从出现了现金制和应计制的分野，就丢掉了科学性的“袈裟”，露出了艺术性的“脂肪”。而艺术性无外乎凸显了模糊性。我向来对会计发展的方向心存疑虑，比如，利润导向、公允价值、应计制的极端化等。好在有了一凡兄，其观点在许多地方甚合我意，可谓心有灵犀“不”点通也。

在一凡兄看来，关于净利润的计算有个可疑的做法：“只要交付了实物，还没收到钱也算收入”，利用这一点，无良厂商只要设立几家当“托儿”的公司，其使命是“千年不赖账，万年不还钱”。将实物交付给“托儿”后，应收账款增加了，收入也增加了。这样的收入要多少有多少，利润也是要多少有多少。类似的手法还有，公司集团的关联企业们互为“托儿”，内部倒买倒卖，货物从没离开，看账上，却是从子公司到母公司都共同“致富”，这是做大业绩的最传统方法了。

公司真的赚钱了吗？一凡兄发出“安徒生童话之问”！净利润貌似“含氮量”指标，公司有了净利润，人们误以为就是“赚钱”了；“公允价值收益”则貌似“三聚氰胺”，它的现金含量为零，利润含量却是百分之百，让人误以为公司很能“赚钱”。实际上，不过是苍白的唇上涂抹的口红。一凡兄让“净溢余现金”跃上前台，使长期以来“鹊占鸠巢”的净利润，在现金英雄面前几无容身之地。

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，一凡兄更是旗帜鲜明：属于“不治之症”！别小看这样的结论，在科学范畴内，论证出做不好、没希望的结论，同样是一大学术贡献，就像医生宣布某病人中止救治而不必徒劳延长其痛苦一样。

一凡兄以“会计中医”的胆识，强调“不治之症”肯定是治不好的；“难辨之症”如无名肿毒等疑难杂症，连病因都不清楚，只能凑合着碰运气；“免治之症”如一般感冒是可治可不治的，装腔作势地打针吊瓶要一周能好，病人不找医生，自己多喝点水

也是七天包好；只有“可治之症”才是医生真正能药到病除的。一凡兄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会计新四大难题——合并财务报表、外币折算、通货膨胀会计、衍生金融工具会计，运用“动态平衡，辩证施治”的思想，满怀医者仁心，一语道破当下会计“寒邪袭表，气血两虚”。

《改良现代会计方案：科学化的探索》出版后，反响强烈，有人问起：“未来的会计模式将是怎样的？”一凡兄于是创设了“双轨制会计结构”，既新增现金流会计的内容，又能“向下兼容”应计制会计，让“赚钱的本尊”与“净利润替身”同台竞技，真实与幻想齐飞，“婉约”与“豪放”共舞。

历史积淀的谬误需要时间来消解，这大约是一个随机飘移的过程。我们不知道最后的走势和结局，但我们知道优劣自有公论，“本尊”必胜！

思想者的身影

面对当代会计迷失方向的大势，我呼吁回到朴素的立场，回到常识，回到业余者的心态，注重“好用的会计”而非“好看的会计”，突破日渐僵化的“学院文体”，倡导个性化的独立写作。我走在寂静的山谷里，没想到一凡兄就站在不远处，好不惊喜，于是携手共吼，顿时觉得满山都是喉咙响。

一凡兄认为，我们在“知己知彼”的认知上存在严重偏差，以为凡是“国际惯例”，自然是“科学先进”的，西方会计模式似乎“艳若桃李”，中国会计模式则“冷若冰霜”。我们太多的大脑用在“跪着思考”上，以至于失去最基本的质疑能力，永远只想着“取经”，不敢想象自己可以并且应该“造经”。

“借贷记账法”系出名门，似乎坚如磐石，然而，一凡兄却不为所惧，振臂一呼：启用“左右记账法”，终结会计人“专业糊涂借贷始”的尴尬，推出足以傲世的原创性成果。2010年的全国“两会”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福建省审计厅副厅长王光远教授呈报了推行“中国复式簿记”的提案，如一石击水，涟漪四散。

凭心而论，我未必同意一凡兄的所有观点，但我欣赏他探索的勇气与论断的决绝。

一凡兄目光远眺，格物致知。从“谁来做账都能得到相同结果”的基准出发，指出以美国为“带头大哥”的西方会计模式离科学越来越远，而中国依托“现金导向”的文化传统和核心技术，完全可以在“会计信息化”的快车道上高歌猛进，成为世界会计的领跑者。诚哉斯言！

近年来，他神驰于中国近现代会计史的时光隧道，在故纸堆的飞尘中边打喷嚏，边用心倾听逝去的老一辈会计学人隐秘的声音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不意中，自身也恍若出土文物般，心如止水，快意无边。那些有个性、有主见、有担当的同行先贤，不也正是我“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的“民国范儿”么？被历史尘封的不仅是真相，还有迷惘；被岁月覆盖的不仅是真情，还有惆怅……

我一向把人文会计的首倡和践行当作自己的宿命，我暗想，

或许也是一凡兄的宿命。

在山谷里行走，我发现一凡兄越走越快，我站在小路的这端，望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，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我：不必追。

严肃的有趣

浏览一凡兄的博客，可以确信他是会计界的一个异数——严肃在前，莞尔在后；左手数字，右手人文。这样的人，会计界太少了，少到无趣竟成主流，有趣反被边缘。

不妨听听一凡兄讲的两个故事，故事之一：在女儿考上高中的那年暑假，特地安排了一次全家北京游，北大和清华园是必去的景点，让她作个比较和选择，也能使追求的目标具体化。

进入北大校园后，想起一些关于北大人神乎其神的传说，最典型的，莫过于有位刚入学的学生拉住路过的老大爷帮着看行李，自己却办理报到手续去了。半个多小时以后回来，老大爷还本本分分地守在原地，事后得知，那位老大爷就是季羨林先生。

诸如此类的故事听得多了，以为北大三步之内，必有高人，便对家人开讲：“在这儿是不能以貌取人的，长得和农民一样的老先生，有可能是哪个领域的泰山北斗……”

在一路口，看到前面一位戴小圆框眼镜、提着大蛇皮袋的老先生，便毕恭毕敬地问路。没想到，他看到我手中快喝完的矿泉水瓶，说：“你把水喝了，瓶子给我吧。”

故事之二：在上杭古田乡插队务农时，亲身参与过“打平伙”的风俗，可以说是中国式的AA制了。几个人凑在一起改善伙食，切块肉，备好酒水。开吃时，有人招呼“猪肉好”，然后严格地每人出手挟一次，每次挟一块，一直到吃完为止。

怎么保证切出来的块数正好是参与人数的整数倍呢？那可能是掌勺者在切之前先作了估算，再说了，如果不幸多切出来几块，谁不会在试咸淡时顺便就把它消灭了？所以，这是不必操心的。至于总钱款的分配，当然是按人头算到“分”为止的，如果最后还剩下几分没用完，还可以用这多出来的钱去买火柴，一五一十地均分，这一农耕社会风俗真的很会计。

听完一凡兄的讲述，你难道不会触摸到他探幽发微、妙趣横生的格调么？

尾声

今我来思，杨柳青青；惠风和畅，万物复萌。

一凡不凡，意气腾腾；新见迭出，日夜兼程。

《诗经》体言罢，转念觉得七言绝句似更精当，不仅为了一凡兄，更为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会计：

会当击水三千里，计应谋得一万年；

长风浩荡终有时，春光满目展云帆！■

（作者单位：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）

责任编辑 刘黎静